

14

罗达成是我的老朋友。那时,他在编《文汇月刊》,和我约稿,我写了一篇《姜昆走麦城》,很单薄,他不嫌弃,立刻发排,寄我清样看,行色匆匆,我正要去看青海柴达木。赶在我到之前,他已经把清样寄到柴达木。那是1981年的夏天,我们第一次的交往,友谊便也自此始。一晃,流年似水,四十二年过去了。

几乎我主要的报告文学,都是经达成手所发,其中一篇获得那一年全国报告文学奖。他想第一时间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却“吃凉不管酸”地在南京,躲在一个偏远的部队招待所写东西。他打了无数个电话,才辗转找到我,开玩笑对我说长途电话费已经不知道花了多少!他只是为了尽早让我知道这个消息,比自己获奖还要高兴。

这就是作为朋友的达成,这就是作为编辑的达成。我曾经说过:作为作者,离不开编辑,作者和编辑是鱼水关系,亦师亦友。从某种程度上讲,编辑是作者背后的推手,一般读者看到的是文章或书籍

笋干菜的乡恋

曹伟明

我收到了一包从余姚陆埠古镇寄来的香气四溢的笋干菜。这让我的思绪又飘回了童年,陆埠古镇上的外婆老家。青山绿水环抱的陆埠古镇,三四月份正是毛笋上市的季节。在我的印象中,若是天气晴朗,古镇老街上,家家户户都会沿街用竹匾晒笋干菜,成为古镇特有的风景。整个街巷就连空气之中都弥漫着一股特殊的芳香气和咸甜味。

外婆告诉我,陆埠的笋干菜,在明清时期便是贡品之一。那由青山绿水孕育的笋干菜,肉质鲜嫩,色泽黄亮,味纯香甜,清咸芬芳,被誉为浙东地区“珍稀菜肴”。由于笋干菜适于储存,携带方便,四季皆宜,广受人们欢迎。外婆常说“笋干菜长‘下饭’,做人长‘淡淡’,江南人节俭、淡泊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一斑。我童年时,外婆总在每年的开春后,收割还未抽菜心的雪里蕻菜,晒到有点干瘪后洗净,一棵棵晾晒在家中天井的竹竿上。等到雪里蕻没有水分滴落,外婆就用干净的布料包裹好,直到菜叶基本发黄后,开始切菜,每段三厘米左右。腌制雪里蕻的菜缸,是外婆家祖传的泥土烧制的七石缸,一般腌制时间约半个月,然后,摊在竹匾上进行晒制,再加入主材料毛笋。外婆对毛笋要求很高,必须是那末出土的山里毛笋,口感微甜,新鲜味美,它决定了笋干菜的品质。所以,每当毛笋采集后,外婆总是

疏灯人语酒家楼

肖复兴

上作者的名字,编辑隐在后面,像风,看不见,却吹拂着作者前行。达成的风,有时是清风,是暖风,有时却是劲风,甚至是狂风。为了催写一篇稿子,他可以发来电报,邮递员夜半惊魂。在没有手机的时代,电话和电报,常是达成无限伸长的左膀右臂,挟风驰电,日夜兼程。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85年的春天。在上海火车站的如织人流中,达成接我,远远地向我挥手,一眼认出彼此,似乎相识多年。然后,我们一起如丽宏诗中说过“举着鲜花穿过南京路”,到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找丽宏。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达成至今最留恋的时代。他不止一次说“留恋那时文学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留恋那时充满人情味而少有铜臭味,人与人之间有着真诚交流和相互帮衬”“整个八十年代,我们四上上下下,青春尾巴尚存,激情余勇自恃,文章尚未衰败,气息尚未凌夷。达成说彼此的“真诚交流和相互帮衬”,其实,更多是他老大哥一样帮衬我,不仅对我的写作给予

真诚的鼓励和支持,而且容忍我的固执。那一年,我写了一篇诗人昌耀的报告文学《诗人和他的土默特女人》,他没有在他主持的刊物上发表,出于朋友的情谊,转交给了另一家杂志,我当时气哼哼地表示,他不把稿子拿回,我们就此断交。他的宽容,以后常让我惭愧而内疚。

他却不和我计较,一如既往宽厚温暖待我。不仅待我,待我的孩子也是如此。那一年,达成来北京,第一次见到我孩子,像对待大人一样,伸出手和孩子握手。那时候,孩子还没有上小学,从没有一个大人主动和他握过手。至今,达成还保留着孩子当年寄给他自己画的贺年卡。那时候,孩子爱画画,曾经给很多大人画过贺年卡,没见过别的大人保留一个孩子当年稚拙的小画。

孩子要上小学的那一年春天,我带他去上海,达成请他到红房子吃西餐。孩子上大学那一年暑假,重游上海,达成请他吃饭,问他想去哪里,他还想去红房子。达成电话打到北京,对我说:上海好吃的地

海味的昂贵,却因为包容万象,默默地传承了千年。“三天不吃笋干菜汤,脚梗有点酸汪汪”,是当地人的口头禅。

外婆常说:“六月喝碗笋干菜汤,胜过喝碗人参汤。”笋干菜,它是江南春天的记忆,我乡愁的味道,早已植入我童年的岁月,无论离家多远,只要我一想它,总会产生垂涎欲滴的感觉。那毛笋干特有的鲜甜味,融汇着水灵诗性雪里蕻的鲜咸味,甜甜咸咸,一丝丝地在我舌尖上慢慢地荡漾开来。

我以为,这笋干菜的精华,在于融化了漫长的时光、怀旧的故土、和坚忍的性格等特质,是江南人生活信念和生活方式的混合物。笋干菜也是我外婆一生勤劳、勤俭的象征,它质朴、淡然,但却飘香、悠远。

嘉兴市海盐县杭州湾大桥下,伴着微微咸涩的海风,刚从海盐县开发区赶回智造海盐公司的葛峰书记走在黑色的道路上,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这片300亩的场地——承载着预制构件智造之梦与未来的超级工厂。

工厂车间外的路面打扫得干净整洁,堆场上的管片摆放得整齐划一,以前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会出现在一个生产混凝土构件的工厂里。葛峰一边巡视着公司各个车间,一边感慨着自己这么多年的成长之路。葛峰的第一故乡是新疆塔城市,父母都是从上海到新疆支援建设的知青,他跟着父母从新疆到江苏再到上海芦潮港农场,辗转回到上海后,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满腔的热血进入隧道施工队实习。

1995年正式工作后,他在隧道之路上奔波不停。从上海地铁隧道管片生产开始,到长江隧桥的建设,再到故乡新疆地铁、南京机场线……一条又一条的隧道建设,一路走南闯北,他始终深

方很多,干嘛非要去那里!可是,他尊重孩子,还是带孩子去了红房子,帮助孩子重温童年旧梦。如今,孩子都已经有了孩子,快快到我们当年的年龄,依然记得那一夜,达成和他一起走出红房子,并肩细语的情景,亲切而难忘。

孩子长大了。我们老了。我和达成相继退休,再见面,不大容易。所幸是在浮世沧桑与衰年病中,我们依然读书写作,如放翁诗说:“抄书字细眼犹明,捣药声清疾渐平。”

五年前的初冬,我到上海,难得和达成重逢。丽宏得知,做东在锦江饭店请客。我和达成去得都早,都想早早见面,手机打通之后,寻找对方,却阴差阳错找错了地方,害得达成上下楼跑了两趟。看到气喘吁吁的他站在我的面前,禁不住想起第一次在上海火车站前见到他的情景,算一算,那一年,他42岁,我38岁,都还算年轻。日子竟然像梦一样匆匆掠过,彼此再见,霜鬓尽染。那天饭后,我和达成归途一路,与丽宏分手,相携下楼,走出锦江饭店,大上海夜色正浓,蒙蒙夜雾中,身后的锦江饭店灯火依稀。我们站在路边打车,等车等了好久,我们说了好久,四十多年的友情,自然话多语稠。

似乎一眨眼的工夫,又一个五年过去了,锦江饭店前,疏灯人语酒家楼,犹在眼前。

减字木兰花·立秋

松庐

暗滋白露。催送新凉消伏暑。晚树蝉鸣。直待更深夜气轻。
忽思鲈美。月满江楼人不寐。暮地生悲。心事何妨付酒杯。

今年夏天的酷热让我时不时地想起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云南省里的“黑齿国”。世人皆知中国地处温带亚热带,殊不知中国还有几平方公里的热带。是不是热带要看有没有热带的那种指示性植物。中国的云南省最南端有一种高80米的大树,它就是标志热带的指示性植物。我怀着好奇而又兴奋的心情在这80米大树下乘过凉,饮过山泉水。在这不远处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所谓的“黑齿国”。“黑齿

耕在基层一线的岗位上。6年前的初夏,阳光如同没有边际的瀑布,朝着刚刚复苏的大地倾泻而下。刚刚从南京项目调回上海不久的葛峰,又一次临时受命,仍然没有一句怨言,从上海嘉定到宝山和奉贤,从苏州锦溪到嘉兴嘉善,在经历了不断的沟通与博弈后,终于在杭州湾大桥下找到了这片承载着梦想智造的场地。

由于心脏做过消融手术,葛峰不能剧烈活动。他缓缓走着,目光被生产车间内外的智能化设施吸引着,各类隧道管片正从无人轨道车上一环接一环地被运出。谁曾想,6年前这里还是300亩的不毛之地。

在上个月基地完成6万余方后,他曾说挺羡慕现在年轻一代,赶上新机遇,6万方曾是一个基地全年的目标,而海盐智造通过短短3年的规划,就创造了月产新纪录。在以前劳动密集型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想起了五年前的一个礼拜天,确切的日期是2018年7月29日,38摄氏度的“高烧天”。按习惯我是应该睡个大懒觉的,但是七点不到我就醒了,十点出门,这是因为我要去龙华殡仪馆参加盛天民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盛天民老师是原上海辞书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我1989年进社时她已经离休了。偶尔她还会来来单位,和老同事聊聊,我是陪听者。盛老师的另一个身份就是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的夫人。

告别仪式来了很多人,云瀚厅显得那么逼仄。我心里暗叹:这样的高温天气赶来送别盛老师的都是真爱啊,这证明了盛老师的人品好!听了辞书社人事干部念的盛天民老师生平介绍,才知道她的年龄,终年九十岁。和我的妈妈一样,她们的生命终点都是徐汇区中心医院。

盛老师家其实离我家很近,可是我一次也没有去过。我记得那时办公室的某些同事背地里称盛老师为“草太”,也有人想当然地叫草婴先生“草先生”,却不知草婴先生姓盛。我虽不怎么读外国文学名著,草婴先生的译本总还是有一两本的,但我脸皮儿薄,也只是托盛老师帮忙请草婴先生签了一本《复活》,并不敢求题上款。盛老师来社里,一般都是找郭皎老师、郑利平大姐谈事,偏偏我和这二位也走得近,所以在盛老师的最初印象里,我大概就是郭老师、利平姐的“小跟班”,所以对我一直很亲切。即使我离开了辞书

社,她还是把小朋友金峰(签名本收藏家)介绍给了我,于是有了三本《草堂书影》的陆续问世。

和盛老师匆匆忙忙的最后一面是2017年8月22日在上海儿童博物馆参加曹正文老师藏新民晚报“读书乐”集萃捐赠仪式时。她不仅记得我,还让外孙送了我一本《译笔求道路漫漫·草婴》(钤盖了草婴先生的印章),另一位受赠者是赵启正先生,我真是受宠若惊,已经不好意思再请她签名了(我竟然就此无法得到盛老师的签名)。那天我拍了几张盛老师的照片,书友则给我抢拍了一张和盛老师握手的照片,在获悉盛老师逝世的噩耗时,我愈发感到这几张拍得并不太好的照片的弥足珍贵。

向盛老师的遗体三鞠躬告别后,得到一本她主编的《疾风知劲草:草婴纪念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版),我居然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估计印数不会很多吧?我一口气拜读了其中的几篇文章,感觉比读传记更有趣,从中让我似乎又见到了那位我既熟悉又不熟悉的善良、亲和而又认真、踏实的老太太。

我心里默念着:盛老师,走好!在天堂,您一定已经和草婴先生相会了。您二老绝对不会失散的!

草婴书房在盛老师故去半年后于乌鲁木齐南路重现,尽管并非在原址,但已足堪告慰二老。惭愧的是,虽然近在眼皮底下,我居然还没有去过。心动不如行动,我会尽早地去朝拜一回的。



不识农夫辛苦力(中国画) 戴敦邦



国”里的人牙齿为什么是黑的?可能是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都很艰辛,天再热也得在烈日下干活。那年代没什么防暑设备,凭他们自己的经验,嚼嚼含有石灰的柠檬可以降温,但这样嚼下去,牙齿都会变黑。别处以黑齿为耻,他们却以黑齿为荣。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去那里时,他们依然以黑齿为荣。

万物之间有共性,也有差别性。都是牙,都能够嚼出百味万味来,黑齿其实是一种生存智慧,并非简单化的非此即彼。

从设计、生产到供应,如今的海盐公司拥有绿色低碳的混凝土加工中心、自动化焊接系统、数字孪生流水线与各类自动化机器人,投产3年时间就获得嘉兴市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SGS体系认证、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葛峰曾说,“亚洲一号”是物流行业顶尖的智能无人工厂,我们海盐的超级工厂将在数字赋能的基础上,从智造1.0升级到2.0、3.0……成为全生命周期运维管理的超级无人工厂。

伴着缕缕金色的落日余晖洒入海盐智造,葛峰依旧坚定地缓缓前行,渐行渐远的身影上仿佛重叠着同样深耕在上海市外的构件人的影子,而在他身后,紧随着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人……

十日谈

地下本无路 责编:郭影

陆老师从工程一线转到企业宣传部门,从事摄影摄像,一待便是24年。